

吹

綱

錄

吹網錄第三卷目

頌敦銘

永安宮鼎銘

魏太和銅熨斗熨人款識

泰山秦篆十字殘石

元氏封龍山頌

龍朔造像銘

二礎雲麾碑

龍城柳石刻

守海鹽縣主簿王頊妻墓誌銘

尋陽公主墓誌考證

閔榮墓誌

明道二年貢硯銘

劍池生公講臺字皆宋人書

虎邱賀方回題名

孔耳石題名

趙用贍誌書女再嫁

開趙埋銘

元祐黨籍碑融縣重刻本

三河縣道碑

張伯顏壙志

米海嶽像贊石刻董香光重摹本

明潞王畫蘭石刻

別本深慰帖

明淮府刻趙字前赤壁賦

况太守辟疆館記僞刻辨正

吹網錄卷第三

吳 葉廷琯 調生

頌敦銘

銘文十五行凡古篆一百五十二字見阮文達公積古齋鐘鼎
彝器款識孫淵如觀察續古文苑亦載之其釋文與阮釋異者
十餘字阮氏據陳秋堂搨本摹入祇載其一余所得二紙文同
而四周廣狹稍殊當是一蓋一器考阮氏書中蓋器同文者非
一皆爲注明頌敦獨不注疑由秋堂偶遺其一未搨也二紙下
方皆有六榆藏器小印據宋氏咸熙耐冷續談六榆姓姚名觀
光秀水人喜蒐藏吉金之品此銘拓本當自其家出

承安宮鼎銘

拓本摹鼎全形銘辭橫勒鼎腹隸書左行文曰承安宮銅鼎容一斗重十四斤甘露二年安長丞福掾祿守令史宣工世造第五凡三十有一字考甘露紀年漢宣之後更有魏曹髦吳孫皓秦苻堅遼東丹倍髦終五年皓次年八月改堅六年改三家亦皆有二年惟東丹倍未及一年不足論阮氏鐘鼎彝器款識定此器爲漢物者以銘文字體於漢隸爲近丞掾令史等官亦與漢制相符承安宮之名雖不載三輔黃圖及長安志其器固非魏吳前秦所得託也惟銘文守令史宣下工字余所見拓本甚明晰世乃工之名正合物勒工名之制阮氏釋文工字乃作夕

云從陳秋堂摹本夕世爲文於義不順恐由剝蝕形誤應據此

本正之

或以爲夕者夕郎然夕郎不應列丞掾令史下且亦不可以爲夕字稱

汪謝城曰楨曰余親見此鼎作口故前人以爲夕若謂工字誤多一直亦未嘗不可通其器容今之一升其爲可知斗字古人俱作升

余以示同人

題詩者凡四家釋覺阿祖觀吳肖陶鳴岐說主漢吳瘦青震趙

次侯宗建說主魏

吳吳趙三君皆常熟人

瘦青作已刻銅似軒集中覺阿

作字多皆未錄肖陶詩云承安宮鼎何代鑄紀元凡有五甘露

前秦後遼漢魏吳宮稱承安則皆無僉曰漢器說亦可甘露元

年二廟火一孝文廟云顧成一太上廟無廟名承安兩字或其

號人疑是宮不是廟豈知宮廟古通稱閔宮卽廟詩明徵長丞

等况內豎職漢制有官守園邑因災重造越年事此鼎廟中第

五器太公幸免一杯羹萬年俎豆何重輕追祭備陳十二鼎應
念孤孫曾賣餅我今爲作寶鼎詩書生好古多異詞君不見漢
宣尚有崇安宮闕疑弗如薛尚功次侯詩云墨印寶鼎龍文煥
書生好古豈臆斷三十一字熟諦觀有說則可鼎非漢魏吳前
秦及後遼甘露紀元同漢朝宮室皆無承安目斯鼎之造當曹
髦明帝昔怨郭太后甄妃譏死何人手當年陽奉永安宮天子
馬能雙嫡母追諡文昭恨總長散髮被面糠塞口別營寢廟報
所生由來廟與宮通稱參以永安悟以理承安宮或其廟名生
盡孝思彼曰永死宜明祀茲言承想見置官守園邑令史並掾
屬長承鼎爲祭器此第五年號分明已甘露入繼大統有皇孫

應令金工爲補鑄人疑舊說自不刊漢宮莫考猶崇安定作者
宣亦有證無論漢隸矧漢官不知魏雖正朔革互易六官史特
筆餘因漢制悉未更何況區區內豎職惟大司馬乃極位三馬
同槽竟亡魏潛移漢鼎笑曹瞞末路兒孫刃出背當塗霸業一
利卹我欲問鼎今如何休言國勢分三足且續金仙辭漢歌題
本美無故實二君之作又命意各殊皆能無中生有崛強離奇
以自伸其說洵健筆也

魏太和銅熨斗熨人款識

沈匏廬觀察濤官直隸時購得古銅熨斗一枚搨銘摹圖自爲
題記考訂甚詳南歸後見示徵詩嘗節錄其略云銅熨斗以建

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
熨人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饗饗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跗正圓
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款識刻於跗上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
日中尚方造銅熨人熨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以太
和紀年者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元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惟元魏
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𡗗此文爲大且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
物積古齋載永元鴈足鐙款識卽有中尚方造之文通典職官
云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是也又云晉東宮
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饗饗本獸名不知何以名爲人
又云重卅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稱之僅一十九斤每稱漢器文

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

權等又云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蓋伸帛之器耳觀

察所徵鴻篇鉅製已多第為賦四絕句云威斗曾將漢室傾

王莽威斗即後世熨斗之制所自昉當塗遺器製尤精奸雄運各殊修短新莽知

難熨恨平讖文石馬亦堪哀魁柄潛移國祚摧留得一杓含古

綠八坊幾輩手持來明帝於芳林園立八坊以處諸才人見魏志裴注漳水臺傾蔓草

秋換金尉早鴨鑪收近人有藏銅爵東閣鴨鑪者孟德款字具全云從漳河淘得熨人倘憶

初辭魏定學銅仙淚暗流廿八文全款在跗詩翁手拓更撫圖

吟餘引我遊山夢斗柄尋秋入五湖我郡西磧山北麓有山厓名熨斗柄長百餘丈沈石

田唐六如皆有夜遊熨斗柄圖潘順之遼祁日忽憶及此自見高致然與題不稱

泰山秦篆十字殘石

秦李斯篆書在泰山頂玉女池上志稱宋劉跂摹其文尚有百四十六字可讀明嘉靖間移於碧霞祠東廡已僅存廿九字乾隆庚申燬於火後人摹刻岱廟邑人聶劍光又勒於縣署土地祠後岱廟本亦佚惟存聶本而已嘉慶甲戌徐司理鋤言於汪刺史汝弼云岱頂有趙老人年九十餘數十年前登玉女池見殘石依稀存字次年蔣大令因培同邑人柴廣文蘭皋絕井求之得殘石二尚存十字取嵌於山頂東嶽廟西新築之室馮晏海金石索所謂寶斯亭也後名讀碑亭道光壬辰四月東嶽廟西牆圯覆其室時通州徐君宗幹官斯土於瓦礫中亟索殘石

屬道人劉傳業移之山下嵌置道院壁間庶易以守護不至湮沒矣歲丙申余友龔廉仲廷煌宰淄川以拓本寄贈下刻徐君嘉記節書之以著此石煨而尚存及移置山下之原委方蔣君得石時曾摹勒一本於泰安郡文廟綴以阮芸臺孫淵如諸家跋語丙戌秋梁蒞林方伯又以廿九字拓本摹刻岱廟公輸子祠側然好古者必求殘石十字以摹本神氣終不及也

元氏封龍山頌

友人貽漢延熹七年元氏封龍山頌拓本此頌自宋以來金石家皆未載道光中嘉興沈君匏廬守真定時輯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以搜得光和四年三公山碑爲快而此碑竟未及見道

光末寶應劉君寶楠宰元氏始搜得拓贈同好按拓本碑十五
行行二十六字隸書瘦勁類韓敕碑後二行石泐處有二十餘
字失去首行題元氏封龍山之頌七字文曰惟封龍山者北岳
之英援三條之別神分體異處在於邦內礫硤吐名與天同耀
能蒸雲興雨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爲三望
遭亾新之際失其典祀延熹七年歲口執涂月紀豕韋常山相
汝南富波蔡鬬長史甘陵廣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陳
德潤加於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口口口口
此四字有無聖尚在疑似間
朝克明靡所不舉戊寅詔書應時聽許允敕大吏郎巽等與義
民修繕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觀闕黍稷旣馨犧牲博碩神歆感

射三靈合化品物流形農寔嘉穀粟至三錢天應玉燭於是紀
功刊勒以昭令問其辭曰天作高山寔惟封龍平地特起靈亮
上通嵯峨崦嵫峻高麗無雙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贊天休命德合
无疆惠此邦域以綏四方國富年豐書民用產刻石紀銘令德
不忘□□□□□元氏郎□□棘李音史九門張瑋靈壽趙穎
縣令南陽□□□□□□□韓□□□縱□石□□□□□
張□絳□王□余檢隸釋未附無名氏天下碑錄有漢封龍山
碑二注稱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其文雖未
載然獲鹿名縣自唐至今其南境與元氏毗連地旣相合立碑
年又相符疑此頌卽無名氏碑錄所稱二漢碑之一也考漢書

地理志與續漢書郡國志元氏漢置縣爲常山郡治後漢爲常山國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元氏在後漢爲常山相治故相與長史得爲境內之山陳請祀典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在此碑後十九年其云縣界有六名山封龍靈山先得法食縣界卽謂元氏界靈山請祀無碑可考封龍之得法食豈非卽指此碑所紀乎雖二碑僅得其一額與碑陰碑側亦未詳有無然久湮復顯殘泐無多漢刻希逢良可寶貴亟爲考論跋而藏之至是碑之得於何地今置何所須異日獲遇劉君始可知之審也

龍朔造像銘

銘正書六行文曰大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翠縣河濱鄉楊元
帆妻王上爲皇帝陛下并爲亾娉妣及兄弟姊妹等敬造釋伽
无尼佛一區合家俱養佛時上別鐫大唐像銘四篆字如碑之
有額額旁裝餘紙有近人張仁鎬題云六朝人造像石刻傳於
今者頗多此有篆額四字與他刻異錢竹汀先生云釋伽无尼
卽釋迦牟尼古讀无字如模模牟聲相近也此像銘爲前人金
石書所希見故記之

二礎雲麾碑

李泰和所書雲麾將軍碑有三一在關中卽李思訓碑一在楚
中王氏昶金石萃編引前人跋語所云其詳莫考未足深信一

在北直卽此李秀碑是今京師北城文信國祠壁贅二礎殘石

其原委詳於附刻吳京兆涵記文

康熙三十一年

萃編已載之余近得

拓本字雖漫漶其存者尚有神采斷珪缺璧彌見珍奇太學石鼓之外亦嗜古者所樂道也考此碑今重刻於京師者亦有三一爲嘉慶十年翁覃谿摹文丞相祠殘字一爲道光七年朱爲弼蔣策重摹陳崑瑜所得宋拓全本以上二石皆在法源寺而嘉慶初先有宛平令胡遜從翁氏借摹董文敏舊藏三百二十八字本字雖殘而猶在未作礎以前重葺縣署古墨齋貯之一時都下名流咸爲賦詩以紀彷彿前明宛平令李蔭故事更數百年原石且剝泐不可辨將惟假重刊數本緬想遺型然則吾

盡及今猶得摩挲唐時殘刻可不謂幸歟吳京兆記別刊一石
二條一云嘉慶己未初夏大興翁方綱武進胡遜同觀北海殘
字題記一云七葉云云是前礎翰賜云云是後礎記此碑觀者
有考焉甲子仲夏翁方綱識胡遜
即借摹董文敏舊本之宛平令也

龍城柳石刻

張謐梅秀才伯鳳粵西歸貽余龍城柳石刻拓本其文曰城柳

神一行城上守驅厲二行守上鬼出七首三行福四民制四行
缺龍字

九醜五行元和十二年六行柳宗元七行而第一行前題石刻

二字上亦有缺字後有明人得石題記二行亦稍漫漶謐梅言
其地頗重此碣謂可以辟不若故遊客每求拓本攜之行篋至
此碣原委今柳州府志有右江道王錦跋云柳侯劍銘原刻書

於白石韓昌黎廟碑亦云白石齒齒此明證也今廟中所刻並非白石筆法軟弱入時又書字不書名心竊疑之乾隆二十八年有王生進攜家藏斷碣來云柳侯柑子園舊址在城西先人向家於此雍正五六年間掘土得此碣縱五寸橫一尺四寸上缺一角失去龍所二字似屬柳侯故物請歸之廟拭塵熟視見年下書名又碣尾有天啟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小字兩行其跡半明半滅稍有疑者石不白耳然此碣書法蒼勁縱非元和間物亦是宋人臨摹勝廟中石刻遠矣重修柳祠落成卽將此殘碣砌祠下以俟識者辨之云此卽今拓本所從出也府志又載江霞龍城柳劍銘記云康熙五十三年桂林東郊外郭氏

治舍旁地浚井得古劍一枚長約二尺脊間篆銘一行卽龍城柳全文在焉其鑄自何匠銘自何年俱莫可考而玩其文義於銘劍爲合則子厚所書卽此無疑此又王錦跋謂此石刻爲柳侯劍銘所由來也然余頗疑此碣爲僞作蓋王跋江記皆以子厚龍城錄爲根據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于斯歟許彥周詩話亦載之謂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不知龍城錄乃宋王銍僞撰非子厚原書此條驅厲鬼等語卽竊取韓碑歌詞爲之彥周翻謂韓碑用此未免爲其所愚若謂

石刻卽爲劍銘說尤支離就使龍城錄所紀是實子厚果欲銘劍何難自製偉詞而必勦襲古石刻文僅改山左首爲出七首與劍牽合決無是理況旣以古刻銘劍復爲手書勒石何所取意此必後人鑄劍點竄龍城錄語爲此銘詞因卽祖王銍偽書餘智附會子厚名爲此石刻以影射羅池得石之事或卽出王進江霞輩所造未可知不然一石一劍何前後皆出井中若合符節耶世特以子厚書流傳絕少故此碣頗著錄於金石家而不察其中之多疑竇也

姜宸英湛園札記曰劉禹錫代祭柳員外文云篋盈草錄架滿文篇鍾索繼美

班揚差肩則子厚亦工書法矣惜其字不傳而見於與劉伯和詩多有之

守海鹽縣主簿王頊妻墓誌銘

咸豐初吾郡白馬澗西北地名王墓山土人墾地得石刻一方
字畫不工而毫無剝泐余得拓本題爲唐故潁川陳夫人墓誌
銘并序文林郎前守蘇州海鹽縣主簿王頊撰其文云夫人潁
川郡人也其源流枝葉系在家謀故可得而略焉曾祖遠皇左
千牛衛長史祖琚皇中州羅山縣尉考脩皇宣州旌德縣尉五
代祖以文學中策累資爲長洲令其後子孫因家吳郡夫人旌
德君之仲女也外祖順陽范公詢始以孝廉入仕多赴公侯延
辟爲巡察之職季年終於丹徒令其外族親戚世多卿相爲侯
伯者不可勝紀夫人少習詩禮長善筆扎自孩提至笄年不履
堂闥其於針刀之工罔不盡妙子嚮其清規飽其懿淑遂因親

友傳導願委禽焉及拜其室觀其德果叶所聞尔後琴瑟韻合
閨門道光將期觀子孫之盛係松筠之壽何期暫嬰微疾以至
殂逝抑聞之古人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且夫人事親盡孝可
侔於曾閔事夫執敬有類於恭姜孝敬之道既脩可謂全其德
也奈何不享其壽弃予先逝則天道輔德之言曷足憑乎然夫
人在家有金玉之豐爲婦享祿祿之盛則平生之分亦無恨矣
所痛者以予天年未盡不得與良人偕死故於九原之東虛其
左室俟子啟手足之晨從夫人附於此也冀泉壤再合神魂相
依夫人歸予八年生子二人長曰嚴七幼曰印兒俱嬰孩然居
喪號慟皆過毀瘠女二人亦幼稚晨暮哭泣如成人焉夫人年

廿五大中十年二月廿一日寢疾終于海鹽縣之公署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蘇州長洲縣餘抗鄉石濟南館墅村之原禮也嗚呼男未辨方女猶總角一旦弃去俾誰字之嗟乎日月有時痛傷無已銜哀識石以虞變遷銘曰於戲良人道光母儀事上以敬撫下惟慈溫恭可範閨門有規何啻不壽泉路永辭楚玉沉素妍芳墜枝皇天何罪遘我孤危慟哭總帳生平莫追流水凝咽松風助悲彭殤兮同趁此道泉壤兮與卿之期此誌文義淺率無法銘中良人之稱以夫施之妻甚奇字亦多別體皆出俗手所爲惟大中十年至今將及千載究爲古刻故紀之以待金石家著錄焉王頊未題里籍莫詳何處人古稱守某官

者攝事之謂項是時蓋攝海鹽主簿海鹽本漢舊縣陳時省入
鹽官縣至唐景雲二年復置屬蘇州先天開元復經廢置五代
後唐初割屬杭州晉天福四年改屬秀州此誌前結銜大中時
尚屬蘇州正與史合嘉定瞿木夫中溶輯吳中金石志二十四
卷頗有訂正闕訛處昔曾鈔存其目今不知其橐歸於何人王
頊妻誌銘後出惜未及收入也

此石舊存覺阿上人
菴中後歸郡城吳氏

尋陽公主墓誌考證

阮文達公廣陵詩事記乾隆中村農掘地得楊行密女尋陽公
主墓誌并錄武虛谷大令億考證於後余檢鮑埼亭集已有此
墓誌跋稱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與武君合所云竹垞注五

代史時所未見據朱氏彝尊曝書亭集五代史記注序竹垞此書實未成所序乃徐章仲之書近時楊芸士廣文家有此書鈔本卽竹垞藥本章仲得而續成竹垞旣未見故
之者名五代史注補闕芸士身後書已屬他人
吳王臣十國春秋成於康熙中亦未及見此誌至乾隆末周昂
以十國春秋後附拾遺一卷亦未補尋陽公主則未免疏漏
之也誌云公主母太后王氏武君據歐史謂但有行密夫人朱
氏及渥母史氏其他不錄按十國春秋吳列傳中實有太后王
氏傳言睿帝其所出則公主爲楊溥同母姊此可補武君考證
所未及惜吳氏未注明采自何書

閔榮墓誌

道光初楓橋內駁船濱居民墾地得古墓有誌石一方寒山汎

張千總瑞堂聞而取視揭數十紙仍以原石封閉別勒一石紀

其事同置壙中余得一紙按誌爲吳人閔榮墓葬於大中祥符

五年二月孤子仁度賁家諱

按集韻諱音諱諱也此應誤作錄字用

請錢塘浮屠

居簡爲誌銘而仁度自書之文與字皆拙俗無可取惟後稱葬

於長洲縣彭華鄉封橋官塘西據乾隆府志引周遵道豹隱紀

談云楓橋舊作封橋因張繼詩相承作楓今天平寺藏經多唐

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然余憶唐人張祐已有暮煙疏雨過楓

橋之句吳郡志采祐此詩列於張繼詩前而朱長文吳郡圖經

續記亦云楓橋之名遠矣舊或誤爲封橋今丞相王郛公頃居

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

繼詩祇言江楓未及橋字何以見是正橋名朱

語不免附會若王丞相書張祜此詩則斯言合矣

嘗綜各文論之大約楓橋稱在最先

故張祜已以入詩非因繼詩始起

雷甘谿後曰張繼天寶末進士張祜元和長慶間人繼在

祜前此據吳郡志采祜詩列繼前誤

而自唐及宋多傳於文人學士之口斯其名

易著封橋則鄉里相沿傳寫別有此稱是以唐時梵筴既取標題而此誌在宋初猶以上石逮宋中葉以後乃雅俗皆書楓字不復知有封橋之名矣

明道二年貢硯銘

印氏鷗天閣藏一北宋歙石硯不知何時已破爲二用漆黏合有直縫以今工部尺度之縱徑七寸橫寬四寸厚寸許背鐫銘云天質以文溫包元音良工仁兮永存厥眞分四句兩排各不

相屬後記兩行云明道二年歲辦龍尾巖羅紋硯壹樣拾卓迪
功郎提舉王宜貢銘詞不工字亦欠端楷考卓卽桌字俗以几
案爲桌當作卓爲正宋初猶未誤硯以卓計不解何義亦莫詳
拾卓爲硯若干蓋宋人本重龍尾硯故歲取以充貢篚高似孫
硯箋引新安志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宋
初應尚沿其制王宜稱提舉蓋督采硯之役者疑此特備尋常
給用及賞賚臣工者耳若宮廷進御之硯石必更佳似不應草
草勒銘題記也此硯後歸余今已失去

劔池生公講臺字皆宋人書

虎阜劔池字世目爲顏魯公書生公講臺則謂李少溫篆其說

沿已久按范文穆吳郡志虎邱下載蔣堂詩云國朝有筆札
巖壁刻棱婉刀稍君謨書龍蛇不疑篆二美賁禪局千古駭人
眼白注蔡書劍池必篆生公臺郡中黃氏所藏依宋刻精校本
如此毛刻則誤必爲壁所謂必者丹陽邵必字不疑善篆隸仁
平劉歷官中外希魯與蔡邵二公爲同時人故曰國朝曰二美
必字明白又詩中前數聯云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悉
遺清景不可追注謂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希魯曾
曰蘇州必皆目擊而言之使魯公少溫果曾書此豈有置之不
道者後來無稽之談所起蓋由吳郡志人所罕讀邵不疑書名
又不甚著而虎丘四字體類平原遂致承訛襲謬眾喙一詞不

知君謨書法本從顏出萬安橋記石刻可證再玩蔣詩自注知
君謨但書劔池二字虎上二字爲後人補刊不但筆力迴殊觀
虎字旁刻馬之駿跋語其作偽支離自難掩覆彼未思此二字
固贅詞耳馬跋云虎上劔池四字爲顏魯公書舊石刻二方方
二字龕置劔池傍僅開歲久剝蝕虎字且中斷矣予
求章仲玉氏鈎勒鐫之別石出舊劔池二字於土中與新摹虎
上字並益以石座庶可傳久生公講臺篆書四字傳爲蔡忠惠
公筆云李陽冰筆講字亦殘毀如虎上字例新之其二舊斷
石俱著之壁間以備後之考古者仲玉吳中名手爲王弇州先
生所賞識摹此石不一月卽化去蓋絕筆也萬歷甲寅二月戶
部郎新野馬之駿識雷甘谿浚曰此二字眞燿易明也唐人
使果出魯公手虎當作武馬跋又指生公講臺爲君謨篆明季
文肇祉虎邱志亦同此卽因見毛刻郡志蔣詩誤注而云然余
昔嘗聞顧開翁論此後拓得劔池二字爰申其說題於紙尾與

當世嗜古刻者論之

虎邱賀方回題名

虎邱舊多宋人題名歷久漸就湮沒錢思元吳門補乘所紀注
存者今覓之已不盡可得疑其或從舊本采入未必皆曰觀手
拓也惟白蓮池西臨水石壁近人搜得賀方回題名爲從前志
乘所未收金石家皆未著錄其文左行前一行別列賀方回三
字後五行云賀鑄王防弟枋蘇京姪餘慶大觀戊子三月辛酉
凡二十二字正書大如盤淺刻苔侵故數百年竟無人見按宋
史載方回本隸右選元祐中執政奏改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
太平州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退居吳下吳郡志

稱其徙居醋坊橋

據盧熊府志方同企鴻軒在昇平橋

有小築在盤門外橫塘常

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爲黃太史所賞石壁題名自是寓吳時

事嘉定程君序伯庭鷺謂方回素豪邁尚氣使酒則有之豈以

不得美官遽悒悒失志者此史家誣語不足信其居吳或是有

託而逃耶已亥三月爲余題拓本句云搜奇不讓古人癡選勝

租椎每自隨細雨閒齋題翠墨風光漸近熟梅時童蔡紛紜紊

政權逃名豈羨一官遷只宜痛飲酬煙月重話清游七百年此

詩可與知人論世矣

文肇龍虎邱志政和四年題名王防字元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有王防之名云

是安云號子以安石子芳字元澤例之與此題名名從方字者或是人蘇丞相頌之子名京字世美見近人王文誥蘇詩編

年總志中引宋人書不知卽此題名之人否政和四年王防題名今虎邱不見

丁未七月沈君苑廬招同楊芸士文蓀韓履卿崇汪月生獻珩
登千人石游覽題石勒名於生公臺下並倩搨匠往拓賀方回
題名忽見大觀戊子兩行有杭人某鐫白蓮池三大隸字掩其
上舊刻字遂不可復辨庸妄人所爲殊堪恨恨且白蓮池字壁
上舊已刻添此此足甚屬無謂某固世家子其父向有文望不
知何以函莽不學如此幸余有已亥所拓未損本乃出以徵同
人題詠茲錄數章於後聊以存墨林一段公案俾後之修志乘
蒐石刻者有所考證焉韓履卿云梅子黃時雨閒將古墨看石
林搜秘跡蓮沼起清瀾忽被愚公選難同趙璧完鴻軒留舊影
一紙重琅玕釋覺阿祖觀云方回題壁字湮漫劍池邊響搨磨

蒼蘚盲書補白蓮文參無句句物以不全全一紙須珍重風流
七百餘年吳肖陶鳴岐云閒愁幾許爲題詩初揭依然好護持詞
客尙傳青玉案游人但識白蓮池援啼鶴怨貂誰續石冷苔荒
壁已虧半壁竟遭庸手壞江南腸斷此何時吳清如嘉注云慶
湖遺老擅詞名蠟屐尋幽意興清一片生公臺畔石留將姓氏
傲公卿熟梅時節雨聲催好向橫塘載艇來不遇知音王介甫
人間誰識賀方回原注方回少爲武弁以定林寺一
詩見奇於王介甫遂知名當世空山寂寞
烏啼春七百年來跡已陳難得石林老居士瓊樵到處愛披榛
誰將迷霧掩明霞初本蘭亭體未差鑒別倘逢天水客定教石
墨續鐫華趙次侯宗建云唱遍江南句斷腸詞人老去住橫塘

冶春想趁好風日芳草一川梅未黃誰見荒池開白蓮可憐半
壁銷寒烟淮西碑尙遭磨滅好事由來難十全初搗黃庭未足
誇卽今一紙抵瑤華敢言完璧應歸我年月依然屬趙家一傳
千秋出石林勝他山谷贈詩心三生文字緣何巧又見雲孫愛
護深

原注石林居士建康集有賀鑄傳宋史多采其事調生丈爲石林裔故云

戈順卿載填水調歌

頭一闕云一片虎邱石七百有餘年東山詩酒豪興題壁姓名
鐫當日橫塘小築野艇凌波來往攜客共流連左轉六行字剝
蝕蘚苔斑風雅士搜勝跡搨長箋詞仙兼擅書聖喜補墨林緣
何事盲兒僮父磨滅前賢款識狗尾續池邊紙本須珍重毫髮
尙完全

原注用昌黎石鼓詩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句意

潘順之遵祁亦譜是調

鄧次順卿韵云一曲鑑湖水高節已千年詩孫投老吳下巖壑
犯名鐫試訪生公臺畔想像優曇花朵風定碧漪連好事石林
裔詞采照爛斑修禊過攜俊侶拓吟箋光陰梅子熟也記取看
山緣姓氏幾行無恙還更摩挲年號苔繡佛幢邊初本蘭亭在
難得是文全諸君詩詞無不扼腕於古刻不完雖言之申申亦
不足消妄人罪過也

孔耳石題名

石高四尺許色黑水紋甚細正側有大小兩穴形如人耳故得
此名背近顛左行刻十八字曰少蘊無言慧覺道人宣和癸卯
四月辛亥同來向藏長興丁氏阮文達兩浙金石志曾著錄後

歸武林汪氏道光中攜至吳門余見而拓得數紙無言者長興
劉巖之字無言善書嘗爲山谷所稱許而於石林公爲前輩是
刻用筆圓勁而名居後當出其手癸卯爲宣和五年卽公卜居
卞山石林谷之歲此石蓋本卞山崖壁間物卜居之際偕無言
巡遊題記石上故有同來之語後人見爲二公遺跡乃斲取藏
之耳余題拓本後二律云吾祖昔歸隱卜居蒼弁岑閒蹤留片
石古刻重兼金異代蒐藏癖名家著錄心誦芬餘翠墨緬想舊
巖林事繼向禽跡人攜支許儔濡毫讓前輩題壁紀新遊避暑
應忘話避暑錄話多記山居事獨未及此遊歸雲更待搜周密癸辛雜識記玲瓏山歸雲洞無言石林題
名亦在乖龍誰割耳猶幸免封侯良嶽奇峰封盤固侯者洞按
癸卯歲

陶宗儀遊志續編采石林公玉礪雜書

此書今佚

記玲瓏山之遊癸

卯三月十六日余在山間葛魯卿率林彥振劉無言莫彥平來相遇俾無言書名石上云此卽癸辛雜識所記觀此益知孔耳石爲無言所書無疑矣

趙用壙誌書女再嫁

嘉慶乙亥許墅人修古塚得南宋定城令趙君壙誌按誌趙君名用爲孤子勛等所述文頗質實有法近人凌壽祺許墅關志已備載其辭及修墓顛末矣誌稱長女適迪功郎楊澤再適進士姚子寅此與葉水心翁誠之墓誌書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其例正同考此例已起於唐人

鄧國長公主碑張說撰文書公主下嫁薛倬又嫁鄭孝義皇甫
湜撰韓昌黎墓誌亦言其女先嫁李漢改嫁樊宗懿宋人作誌
實祖其例蓋宋人不諱改嫁如宋史禮志載治平熙寧中許聽
宗女宗婦再嫁云云當時嘗屢布之詔令是以名德重望若范
文正公家亦有是事至義田贍族女再嫁者且給錢三十千而
古人尙質作文務舉其實此碑版所以直書無隱歟余以爲婦
人改嫁究非美行誌文莫若以女幾人皆嫁爲士人妻一語概
之亦未遽爲失實况昌黎有此例潘耒巖曾舉之自可擇善而
從卽文正義田規制誠非後學所敢妄議顧如再嫁給錢一條
揆之風勵名節之意似亦過從寬厚可已而巳者也關志附

載定城令君之配方夫人墓誌銘

志據前明陳大咸關志所載刻之撰文者方汝勉在勳後

二十年則於其長女但書適迪功郎江州司戶楊澤而不及再適

之姚子寅此又似用唐涼國公主碑例而小變之

蘇頌撰此碑但書涼國後

嫁之溫曦而不及初嫁之薛伯陽

然書楊而諱姚與諱薛而書溫於敘事均未

免望漏何如慨隱其前後所適為愈乎

江謝城曰楨曰鄒意論古文義法再嫁何妨直

書諱之者乃應酬之見耳

潘磨生鍾瑞曰為其父母作志就

遣嫁時言故書其初嫁之人為本人作志就

易益信古人文字精嚴處

開趙埋銘

舊府志冢墓門長洲縣管山有宋浙西總管團練使開趙墓注
引續會要云
熙三年開趙奏歸正人在東南無產業其間貧

者身故無地埋葬已買到平江府閶門外地三百畝作義墳許忠義死事人任便選葬詔從之及趙卒遂葬於此據凌壽祺詩墅關志謂卽今開家山斷碑在山前東嶽殿壁間見拓本始知碑係埋銘不審何年出土關志於宋鎮東將僉判王斗文墓志定城令趙用壙志皆載全文獨此埋銘不載金石家如錢宮詹王司寇諸書皆未箸錄惟見程心齋金石續編其書不甚著故特存之以諗好古者首行題宋故武功大夫濮州團練使浙西路總管開公埋銘文曰公諱趙字興宋世爲沂州臨沂縣人公名本姓也因夷狄亂華用姓爲名誓闕克復闕五姓以開爲姓闕者欲開大我國家之疆土云耳曾祖喜祖忠皆隱德闕二父整

以公

闕五

武義大夫其封贈皆從本姓則公改姓之意又著矣

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母

闕七

自紹興二十八年結豪傑起義

兵衆推公爲首不旬日樂從

闕

萬餘人取奪州

闕七

有衆數萬

收復密州日照縣等處是月聚集忠義三十餘萬攻淄齊等州

遂申奏

闕六

武郎閤門祇候差充忠義軍馬都統制隸京東河

北路招撫使李寶軍同於海道

闕六

召差兼權山東河北路招

撫使十一月差充山東河北路忠義兵馬都統制虜遣

闕六

之

以從將虜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及將帶本部統制將佐等二萬

餘人歸正本朝三十二年春授修武郎閤門祇候充忠義遊擊

軍統領轉武翼郎充忠義

闕五

隆興元年二月轉武功郎

改差充沂州忠義軍馬都統制告爲先海州策應解圍及浙

之功也當年壽皇登極覃恩轉武義大夫差充鎮江府駐劄

御前右軍統制二年

闕二字

召對稱旨賜金帶差充殿司右軍統

領十一月改差充江陰軍駐劄御前水軍統

闕三字

結局依前殿

司供職乾道二年轉武略大夫英州刺史告爲膠西密州之功

也三年

闕三字

將歸正人解沂作過例降受武義大夫依前英州

刺史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都監臨安府

闕三年

年敘復武畧大夫

充浙西兵馬鈐轄臨安府駐劄七年依前兵馬鈐轄平江府駐

劄未赴

闕三字

平江府兵馬總管轉武顯大夫

高

熙改元添差浙

西馬步軍副總管五年轉武功大夫自

闕三字

十一年凡再任者

七十二年因父武義疾危剖肝以救適事聞於朝上謂公昔忠

闕二字今孝其親可特授濮州團練使十二月丁武功憂父應以登極覃

恩封武義大夫如公階前言父武義疾危後又服除又再任公言從祖武義姓此言丁武功憂功字是義之諱

以紹熙改元三月初一日闕二字終於平江私第之正寢享年五

十有七是年六月十四日葬於長洲縣彭華鄉管山之原東闕二

字義墳無步二十妻令人林氏令人先陷虜未歸得旨許娶乃

娶解氏先公十年卒公有子闕二字瑞曰天錫保義郎從祖武義

姓以爲繼曰佐保義郎試中材武未注授曰偉保義郎見任闕二

字侍衛步軍司左軍馬軍準備將曰佑曰仲習舉業曰儀曰仇

二女皆幼孫男四人孫女一尾行署孤子天瑞等銜哀泣血謹

識稱埋銘而實有序無銘別爲一例

印印川康祚曰唐人爲其親及兄弟姊妹墓石之文

志而不銘蓋至哀不文之意此碑實祖其例

又漢碑中間喜長韓仁銘亦稱銘而無銘辭

無傳亦未附見李寶傳中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百九十

三載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敗盟南侵十月浙西副總管李寶以

舟師至東海縣解魏勝海州之圍時山東豪傑開趙明椿劉昇

平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

隆合兵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

來遣使詣軍前納欵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汴遣騎解城陽

軍圍趙等散去世隆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遣使迎之世隆

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爲山後都統制以

待官軍進攻且爲聲援十一月寶旣捷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

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旣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開趙皆來會

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赴行在其事跡年月

大略與銘文合則銘亦可謂無溢美矣乾隆中畢秋帆尙書撰續資治通鑑卽據心傳

所紀觀趙生平不愧爲忠義奇傑之士且踪跡在吾吳最久城今

編入中有開家巷疑卽其私第所在乃迄今不過六百餘年而已姓名罕道封樹無

存青山一角誰修卞壺孤墳翠墨數行賸讀羊公殘碣蒼涼憑

弔又不獨爲趙一人慨焉已也李心傳又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開山趙者沂州士豪也初

姓趙名開山紹興末金亮苛虐人心不附開山因聚衆山澤間爲盜及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會之改姓開山名趙旣而隨寶

歸朝之初名開山及改姓開山一節繫年要錄與

地理志未詳或因未久卽去山字耳附記以存軼事

元祐黨籍碑融縣重刻本

竹垞曝書亭集有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謂徽宗始立石端禮門止九十八人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添入凡三百九人又謂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於崖壁至今獨存第是碑雖見竹垞跋語而拓本流傳甚少世所見者惟有融縣重勒本昔劉蓉峰觀察丈恕自粵西歸曾以一本見貽按碑爲甯宗嘉定改元四年權知融州事吳興沈暉所重勒暉卽餘官第六十三人沈千之曾孫見埵刻跋語中蓋自桂林之碑世既不可多覲諸君子姓氏猶賴此蠻徽片石赫然常在人耳目間得之洵可寶矣且竹垞言桂林碑爲瀑泉所

勅後缺王珪章惇名今是刻則絕無漫漶章惇名缺末筆爲避
光宗廟諱亦分明可辨殆不失爲完善之本也全氏祖望鮎埼
亭集亦有元祐黨籍碑跋稱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重勒吉州
饒祖堯跋之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爲融碑所無內臣之後另
書王珪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融碑不同此
又一重勒本惜未知碑在何地謝山謂王丞相雖具臣固不應
與惇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余意不謂然蓋黨籍之刊詎蠆忠良
後人原不須紛紛重勒所以重勒者後人欲自表爲忠良之裔
耳至諸君子之生平與其中潤列之儉人自有千秋定論固無
庸假此碑以別白也梁之別列王珪實本於張綱看詳謂珪不

合在籍之說然張爲看詳則可梁爲勒碑則不可張看詳而請
許子孫陳乞者除珪外共一百三人梁勒碑而止爲珪一人翻
案何以解於其餘諸名德乎不若融碑之悉仍其舊猶爲不失
真面目矣雷甘谿浚曰元祐黨籍碑今世所傳有二本一融縣
本真書題頭一分書題頭後有吉州饒祖堯跋與謝
山所稱合下有鐫於龍隱巖刊者王俊九字上缺一角王珪名
已無之章惇二字尙可辨惇字不缺筆與竹垞跋中爲瀑泉所
泐之語合然則謝山所跋之本卽竹垞所跋之本在桂林龍隱
巖無疑至爲臣不忠爲字上另有一王字曾任宰臣臣字下另
有章惇二字惇字缺筆三字雖極分明而甚率易步位行款亦
不合此明係後人因王珪章惇四字已漫漶故補列之非梁本
本如是也謝山偶未審耳潘麟生鍾瑞曰余見梁律重勒龍
隱巖木易書王珪章惇四字卽在爲臣不忠一行之上下與全
碑式例不合確是後人
添刻甘谿之言誠信

三河縣遼碑

求碑版於遼金二國金多於遼奚啻數倍閱王氏金石萃編孫氏寰宇訪碑錄等書自見蓋耶律氏立國人才文翰本遜完顏而又書禁綦嚴凡國人著述不許流傳鄰境因此而石墨之製亦復寥寥此固事勢使然也道光庚戌順天三河縣修廟學崇聖祠從明倫堂下牆腳搜得乾統七年一碑當事者移立大成殿東廊築石爲臺置之考乾隆二十五年三河知縣陳杲所修縣志稱明倫堂爲康熙三十八年知縣陳廷柏重建內供遼時卧碑一面是乾隆中此碑尙在明倫堂上特因石形正方誤作卧碑而縣志碑記類首列元泰定加封孔子碑竟不及此碑一字可謂疏矣余考此碑爲自來金石家所未收辭雖不工特全

錄之正書凡三十七行行四十字後八行下闕數十字首行題
大遼國析津府薊州三河縣重修 文宣王廟記次行署布衣
王鑒撰三行以下記文曰粵若北方開統尊居天地之中燕壤
割都雄據尾風之分燕京經界輅制六州惣管內外二十四縣
縣貫三河者古之名邑也左附流渠背連黍谷作大都之襟帶
爲上郡之脣藩戶版頗多賦調益大厯經操割隨山有殊自遷
徙已來逮五十載事所未便者多矣亦効興廢補弊完繕未盡
力不及者孰後繼焉洎乾統五禩秋七月宰君劉公當領是邑
公諱瑤下車之後便盡創規革故幹事之謀可謂佩服忠義砥
礪廉平和而不流寬而能斷動發百爲道存利物數其政迹實

序如後有漁陽定躬治歲春修橋路數十處計冉千功三縣輪配每至役人懼專領者妄倖陵逼故不自執願贖庸給價日繫三鍰積久傷財害民公痛心疾首矜恤生聚于尙武告限親率丁夫無避暴露令伐木鑿石山谷橋道刻期修畢元計千功以百代之損少益多澤民之心孰與於此往者或不拒事繁致勾遣接手者衆專使交雜蠹耗鄉閭良民如婢使取私貨若己產深爲不道今止轉帖執狀者多判自勾擯斥制外彈糾司局以斷叢萌之尾猶拔虎噬之牙合境安靜秋毫不犯又南開通達有橋若干開至夏河路暴漲西泛東泝怨濤斷岸多致摧壞板木散失及秋修完動有率民乃計議誘化及出贖罰之資易

石數十載漫覆蓋壓以得堅固後免科配煩撓凡差發立排門
牒量見在隨戶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有如摧稱貧乏小戶
必得饒裕所興事內亦非動衆妨農公暇宴閑常以虛懷待士
領袖生徒紀綱文會因集 宣聖廟見軒墀促窄展座不正法
象之服少依古制厯歲換代棟朽椽崩久致凋弊多是習常鮮
有改作公嗟嘆不足遂動葺與之願謂曰我先君孔子生於周
末有大聖之才訓導三千徒遊聘七十國皇皇行道汲汲救世
大經大本博愛今昔寔百代帝王之師門仕進門緝人倫紀萬
化之原由此塗出天下被罔極之恩率皆仰敬苟不興起鼎忠
於國固商略於諸吾道聚謀茲事移位修建經度所內費計錢

三十萬艱其給出公先輸已俸後疏有道心者及諸科前名等扣得消使之數遂卜日命工度木構材繫時必葺□□親臨防未盡妙及示 宣聖的容三禮圖爲準塑繪丹雘龍袞_云冕黼

黻珠旒交映金碧已至粹容圓備垂拱嚮明位以當宇左右具侍立前列十哲簪紱精飾壁圖七十二賢正殿前厦三閒若干陴子門四扇東廊房兩閒戶牖六事門屋一座東堦砌全梁有牌牌有頌明公親筆供具臺床四條祭器等備用能棟宇瑰麗藻井彫爰勢若飛動成其大壯難擬其功前坤兌隅特建土地堂賢聖一門九亭門屋一座院西廣至城闕兩廟墻共七十堵行蓋畢凡支壞補缺壘墮覆漏齋臺之飾盡善可以固士民祈

福之所莫不闢揚儒教輔助國風新衆日之觀瞻增一邑之壯
應功待人與人與時會能事畢矣鑒新據舊遠迨泗水之碑以
往知來又勒三河之記云爾公識通今古學際天人言出而理
幽事行而利大力於公不勞於私心於民無計於己瑯瑯國器
磊磊天才既殊撫字之能便見經綸之略佇期亨會累席寵榮
當權造物之柄別底庸績切以鑒藝愧寡聞詞虧絕妙頃辱佐
尉劉公澈暨闕八請山錄縣侯治効安敢率讓直筆其文以貽
於後者也乾統七年十一月八日闕九吾道等孔君儒胥欽昊
李資忠李永貞胥欽憲王楹王德恭王鑒漸仲通薛仲徽劉琪
曹拱闕十張會極張誥孟福孔資冉頤貞胥貽孫韓忠彥王秉

葬高映王天孫王衍孫寶嗣宗王闕字郭益謙郭裾王敏劉淵

田坤常幹胡旦童子及第藥青哥前名職官等將作少監杜乾

祐闕不校書郎王樟秘書郎王巽前石門鎮監趙幹才太子正

宇王寔太子正字張弼六班奉職石湘闕不析津府叅軍冉璋

商都監史士謬商酒院使劉叅本典四人張公藝何揆劉湘崔

公彥闕不太子中舍劉璋登仕郎試太子校書郎秘書省知荆

州三河縣闕不朝請大夫守將作少監闕三三河縣事彭城郡

開國男食邑三百闕不按乾統者天祚紀元七年丁亥為宋大

觀元年是時耶律氏國勢已衰而縣令猶知勤政愛民興修學

廟差為可稱碑文之拖沓蕪雜固當略而不論矣字端勁有唐

人意惟荆川開橋宴鼎璫等字好用異文沿北朝碑板餘習應是怒字訛非異文江謝城曰楨曰碑中別體字尙有矜權珩接聲非衮備闕等字而祗从示爲字書所無其明字作明缺二筆當是而童子及第商酒都監等名目可備讀遼史者參攷遼碑世既無多此尤後出嗜古者當亦樂觀也

張伯顏壙志

韓君履卿得元平江路總管張公壙志并篆蓋拓以見貽復錄示所題跋語曰張伯顏壙志鄭元祐代其子大中作文載僑吳集楷書字大半寸許二十行行二十字王都中填諱張氏世居長洲之相城原名世昌字正卿元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監判官游升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以正議

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終於里第葬謝澤原清河侯
之兆父名顯官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盧公武府志
列於郡守題名表其實虛銜乃致仕所加父子葬地府志亦闕
載此石不知何時出土被謝澤士人築爲水步顧文學誥向余
述之乃以石易歸將置之郡庠以垂永久伯顏曾刊文選李善
注六十卷爲世寶貴其文雅異乎俗吏宜乎五百年後片碣發
露不使姓氏歸於冥漠耳填諱之王都中字邦翰福甯州人以
恩蔭爲平江路總管治中累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卒謚清獻
有本齋詩集三卷余按蓋石篆書兩行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
曠志十一字字長三寸平仕二字已全泐江路張三字亦僅存

其半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亦載此志大略志中泰定三年養新錄板本誤作五年此或沿僞吳集舊誤由錢氏當時未見此碑無從校正也後來續修府志自當據此拓本列其父子葬地入冢墓門

米海嶽像贊石刻董香光重摹本

董文敏重摹米老像及小米贊云嚴君海岳戲自寫像無住臨移妙出心匠形容浩然之氣爲一時之所敬仰經綸之學衆歎曾未得施青史之名超出古今之上紹聖丙寅中秋前三日子友仁贊文敏跋云趙當世宰丹徒得米虎兒刻石石泐字漫屬予重書萬曆甲寅上巳後三日董其昌識按紹聖無丙寅或疑

是紹聖三年丙子之謫亦非此蓋是紹興十六年之丙寅耳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乙丑十一月米友仁充敷文
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十九年己巳四月擢直學士二十
一年辛未春正月二十八日卒據此則紹興丙寅小米正當充
敷文閣待制時其時海岳歿已四十年錢大昕疑年錄據蔡天啟所撰墓志卒大觀元
年丁亥年五十七贊故有學未得施及青史之名等語若紹聖丙子海
岳時僅四十六歲安得遽云此乎聖字爲小米原誤爲文敏後
誤今不可考石應在鎮江近年恐不免遭兵燹矣

明潞王畫蘭石刻

虎邱塔下有畫蘭石碣倚壁間高三尺餘闊不及尺花葉紛披

摹鐫工妙爲明季潞王遺墨款題庚辰秋仲寫於萬卷書齋後
署敬一兩字起首長印曰大明崇禎十三年後方印二一日蘭
花道人一日潞王敬一主人中和父寶按王名常勞父簡王穆
宗第四子就藩衛輝王襲封後值崇禎中兵事起能急國難帝
甚嘉之甲申之變避兵南下史閣部議立不果流寓杭州降於
大軍杭人得免兵革甚感之稱爲潞佛子性耽風雅善鼓琴製
琴數百張傳世名潞琴王士禎池北偶談作三千張恐是
三百之訛故今以數百渾言之兼工
畫蘭是幅作於庚辰秋時猶未去國也余以拓本乞覺阿開士
祖觀題長歌曰幽蘭一叢花兩箭清露盈盈香可蘸摩挲石墨
潞王遺響揚何人來古殿神廟之姪穆廟孫紹封茅土輩行尊

平生事佛耽禪悅翰墨絲桐結習存倚蘭一曲知音少復爲美人寫香草尺土雖邀雨露恩孤芳爭奈荆榛繞貞珉摹刻重琳瑯七級浮圖虎阜藏得近祇林依淨土願除愛草事空王中原盜賊紛多故百里藩封豺虎踞國香零落遠流離欲把杭州作南渡地覆天翻痛甲申南都議立事紛紜鋤奸未滅馬瑤草扶弱深憐史道鄰

原注史閣部欲立謫王爲馬士英所阻不果

天兵飛渡長江水半

壁湖山安足恃降幡早豎闔城全贏得杭民稱佛子北去蒼黃行路難託根無地怨摧殘誰知玉葉金枝貴竟作飄蓬斷梗看青桐碎後洲絃裂蕙折蘭焚空太息王孫芳草綠天涯血染鴟魂歸不得瑤華片石藝林傳欵識庚辰尙紀年當日寫蘭何喜

氣近畿擾亂多烽煙滄桑已換紅羊劫龍種五王從此絕哀怨

難招屈子魂潞河流水聲嗚咽絮果蘭因問世尊生公石畔墨

留痕紅閨畫竹飛英塔

原注湖州飛英塔有管夫人墨竹

夫壻天潢何足論余

亦有二律云玉殿清閒藝事工愛將翰墨伴絲桐自憫朱邱幽

花格許傍緇林忍草叢弱植難扶南渡後孤芳甘落北風中湘

蘭從古多哀怨感到滄桑更不同天涯芳草泣王孫何處春風

可託根集蓼早憂家國難分茅空負祖宗恩心皈古佛香留影

淚灑遺民墨染痕片石長期依淨土免鋤匪種在當門杭州西

湖虎跑寺亦有潞蘭石刻貝子木青喬嘗拓以寄余花雨叢詩

二十字同爲庚辰年作子木有詩詠之又王漁洋記金陵宏濟

寺石壁刻潞王畫蘭甚工今不知尙存否余謂王避兵南來時必無暇鐫留墨本當是在藩之日畫幅流傳人爲摹刊名勝地故金陵蘇杭皆有之此亦恒河浩劫中一段墨禪公案也

別本深慰帖

林藻深慰帖楓江袁氏五硯樓舊藏此石不知何人手鐫與前明文氏刻本毫髮無異印印川少時曾見之石質類碧玉袁氏家落後歸於揚州江氏康山草堂江後負鹺課籍沒石遂入官不知所在今搨本不可復得矣

明淮府刻趙字前赤壁賦

松雪大字前赤壁賦帖一冊風骨極似李泰和摹鐫得神紙墨

亦舊跋中有命儒臣鈎摹上石語欵署成化丁酉七月西江顧
仙其旁有淮府二字一印蓋前明淮王藩府所刻也考明史諸
王列傳淮靖王瞻墀仁宗第七子宣德四年就藩韶州後徙饒
州正統十一年薨子康王祁銓嗣宏治十五年薨此帖欵署丁
酉爲成化十三年是康王奉藩時所刻康王嘗輯刻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二卷自周秦迄元明人詩文畢備長史李伯璵馮原同編前有自序稱西江顧仙書多疏舛四庫館未收惟法式善陶廬雜錄載之
按明代藩邸刻帖知名者周憲王之東書堂帖晉靖王之寶賢
堂帖俱見孫承澤閒者軒帖考明史諸王世表及列傳晉藩歷代無謚靖者惟嘉靖時有端王知烺或由端字形誤耳後則肅府重櫺閣帖至今人尙重之淮府此帖未
見紀載不知所刻更有他種否筆之亦足備石墨雅談也

况太守辟疆館記僞刻辨正

嘉慶丁卯戊辰間吾郡盛傳此記石刻好古者以况公翰墨流傳甚少頗愛重之石在府署東西米巷中如意庵僧家一時競相摹搨不啻唐宋舊碑庚午正月郡守坦園五公泰得之屬郡人王國博芑孫黃部曹丕烈博考審爲贋跡乃識而還之故處謂俾勿更誤來賢余觀王黃二公之辨正誠有裨於來者國博之文淵雅堂集中未刻所考尙微有舛誤茲錄部曹二辨庶後有見是石者可悉原委而不爲所迷僞刻原記亦附存注中以備參考焉

僞記云晉顧氏辟疆園者卽郡治東隅和豐坊五顯王廟地其故址也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址景定鄉志和豐坊有顧况宅唐大厯中拓府治規其半爲殿云云

王廟地其故址也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址景定鄉志和豐坊有顧况宅唐大厯中拓府治規其半爲殿云云

統三年以五顯王廟吳三禱早潦皆應請於

朝爲重興楹櫺落成後苑并得園石爲辟疆東晉字子友寔叔
真攷之則正顧况詩所謂辟疆東晉日竹園有名園年代更多
主池塘復裔孫爲辟疆顧氏園無疑也是歲冬子丁先太夫人
之憂輔臣命禮部將以子奪情視事予哀號衰經以邵事委郡
丞邵謀而以五顯廟之南偏爲居廬終制焉六年子再視府事
其時官田賦額驛政綱運皆租有成則每日晏暇休愛此館詩
蔥蒨露竹木明瑟爲薄書蕭閒地或賓客論政事亦時爲小詩
參吾幕者爲塞君仁譚君有章皆通才也予初以呂蹇兩尚書
薦備官禮部出守雄劇治此既久吮而樂之於是譚君爲製辟
疆館宇顏予臥室百年之後予幸不獲罪吳民沒我馬齒則尺
尺山池亦安知非石相栖神之泊宅歟時正統六年冬十一月
廿有一日知直隸蘇州府事前禮部儀制司郎中靖安况鍾伯
書律氏

辨云有以新出况鍾辟疆館記石刻示余者讀之而不能無
疑也吾郡志書最古有蘇州圖經其軼久矣傳者有朱長文
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吳郡志盧熊蘇州府志王鏊姑蘇志

外此雜錄如陸廣微吳地記龔明之中吳紀聞陸友仁吳中舊事之類莫不具存而是碑所引至元吳地記景定姑胥志二書世不概見如果二書在正統猶存不應遽軼卽或昔存今軼在當日盧王諸公不容無覩其修志不能不引而今顧闕如且諸家書目不載其名可疑者一也志分門有官宇壇廟第宅園林諸目今按碑文核其罅漏府署向在王廢基有唐宋題紀可據其去今碑所在之地甚遠自至正後始遷今所今所乃古之茶鹽司由茶鹽司而爲營田都水司由營田都水司而爲蘇州府治歷然無可疑者而茲碑獨據景定姑胥志言相豐坊有顧況宅唐大厯中拓府治規其半爲廢云

云是誤以今署爲古治可疑者二也碑又據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地辟疆園在宋諸家如朱長文范成大龔明之皆以爲莫考何至元時獨能指其地且五顯廟明以前無稽碑稱况公請於朝云云既有朝命不應不列入祀典且况公之新泰伯伍范諸祠志書悉載何獨遺五顯王廟可疑者三也辟疆園唐顧况嘗假以居續圖經可考而以爲在和豐坊和豐乃宋坊唐無此名顧况卽寓辟疆園不聞辟疆園卽在和豐坊第宅園林兩相牽合可疑者四也至元景定兩志今旣無徵而登井得石之說又不見於同時諸公其所稱辟疆東晉字了無旁證蹇叔真且誤以辟疆東晉日四句爲

顧況詩附不思池塘復裔孫爲他人語氣耶蓋郡守贈詩載
諸續圖經甚明白也至敘況公丁憂復任事年代事實大有
歧異楊循吉吳邑志云知府況鍾宣德五年五月命擇江南
守臣禮部尙書胡濙舉以應詔除蘇州府知府六年三月奔
繼母喪秉燭治任詰旦就道其丁憂之期在宣德六年三月
非正統三年之冬也又云未幾七縣士民列其政績封上乞
求還任詔爲奪情復起之七年正月再至則碑所云以郡事
委郡丞邵諶而以五顯王廟南偏爲居廬終制焉者妄也再
視府事爲宣德之七年非正統六年楊志云正統四年以通
滿三考上績天官軍民八萬餘人保留再任此又第三任矣

與記所云服闋再任年月不符况公在任楊志載有正統元年創作後堂衙宅其餘一皆如制若果如此記所載辟疆館事不應無說而今皆不載何耶以上諸條皆余就昔所聞證今所見決知此石非真舊志或以任晦宅爲辟疆故居朱長文范成大龔明之皆作疑信參半語何至景定時志轉能定此爲顧况宅耶五顯廟諸志不詳惟姑蘇志有靈官廟舊名靈順行祠吳郡共有四祠一在西米巷名如意菴嘉熙四年建與此時碑記所出之地合蓋和豐坊在米行西米巷當卽舊米行也吾郡多博聞強記之儒當必有辨之者余姑爲引其端焉

後辨云辟疆館記碑文余得之同年王惕甫蓋太守將屬惕甫爲文記其事故爲之核其實也已復親至西米巷訪其僧雲峰雲峰指壁間別有况知府重建五顯行祠記碑余讀之得所謂如意菴者又詢諸土人云至今尙稱靈官廟是守溪所云靈官廟一在西米巷名如意庵者信矣碑陰有重建五王廟圖圖在垣外風雨剝蝕圖形莫辨僅存篆額六字余第就記文核之益得辟疆館記作僞之證僧之言曰嘉慶十一年得此庵於老尼其時殿庭中卽有二石合貯一處其一載乾隆年間重修事其一卽辟疆館記也其徒某見石有字痕洗之適有幕客某寓此云是碑可搨以易米因搨出之據此

則石故棄置庭外非出自土中也且余以行祠記與辟疆館
記對勘一陷壁間已漫漶斷裂而置諸庭中者獨完好如新
乎漫漶者正統四年所刊完好者正統六年所刻同一時同
一地而完缺新舊迥別兩碑語又齟齬不合重建五顯王行
祠記自崇[甯]而嘉泰而寶慶而咸[清]而洪武因浮屠而有僧
菴因僧庵而有肖像基址之恢擴殿閣之改易靡不備載並
未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地也至元與咸[清]同時撰行祠記者
旣不能考其地之於古何屬而至元吳地記又何從知爲辟
疆故地乎此僞託舊志之一證行祠記敘况侯修廟之事乃
與聯官某某節縮俸入爲之則非請於朝矣兩碑記重修一

云正統四年一云三年相距一年斷非再舉此錯撰事跡之一證記又云先是廟南畫於鄰垣中庭湫隘兩簷相接至是貿其南地退樓閣之址於南北及敘重興後事但云庭既闕豁破完腐堅未聞有青蔥蒨靄竹木明瑟之致即使後越二載可以增置房屋然况公再視府事時恐未必有此蕭閒情致此設誇勝境之一證然則辟疆館記在作僞者卽刺取重建五顯王行祠記中語而潦草爲之因五顯廟以得和豐宋坊而妄以爲辟疆故址矣規其地近今治可恢拓及之而妄以爲唐大厯中矣因得其聯官同知邵謚之名而妄以爲委之郡事矣點竄塗改其跡顯然碑石作書條款式與乾隆重

修碑記相類是直近時好事者爲之亦無足辨焉爾

吹網錄第四卷目

阮氏十三經刻本

顧澗濱校刻宋本爾雅

宋人引一切經音義

鈔輯史記正義

史通削繁序誤

丙丁龜鑑有所本

辨明史紀事本末非竊書

廿二史感應錄采張悌事

劫灰錄補注跋并撰人辨

吳許公奏議

山谷宜州家乘非原本

附論周聖楷輯楚寶

陸放翁家訓署年誤

亭林年譜有沿誤處

陳夫人年譜

柳邊紀畧

甯古塔紀畧

訂舊聞證誤之誤

讀書敏求記校本

兩浙金石志之名

章實齋修志體裁之善

綠珠傳附田六出事

虞山妖亂志撰人

吹網錄卷第四

吳 葉廷琯 調生

阮氏十三經刻本

阮文達公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各卷後附校勘記學者苟能
潛心探索不難由此得古聖賢諸儒經學之傳其嘉惠士林誠
匪淺鮮第余見阮氏弟子記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秋刻宋本十
三經注疏成一條下有男福按語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大人卽
奉 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
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
而得益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云云

後之有志經學而服膺是書者又不可不知阮公子此論也

顧澗蘋校刻宋本爾雅

澗蘋丈嘗得嘉靖時吳元恭本爾雅郭注三卷序而重刻之吳本原出宋槧遠勝俗刻之脫譌經文有較開成石經不合者數處如釋宮屋上薄石本作簿釋天何鼓石本作河釋水縣出石本作懸石本未必是板本未必非又如接慮李之接從木姑螳之姑從虫蓋相承如此仍足資考訂說見戈小蓮襄跋語戈君所題鈕匪石藏本卽顧氏所從影刊者各卷後有戈君鈕君名印及袁壽階張古餘借讀印澗翁續得宋刊祖本校改若干字旋以板片贈其門人程稟初集義跋中自謂轉勝吳氏原刻洵

不誣也

劉辰孫禧延曰同時有武進賊鏞堂刊宋本亦善

程氏得板後易其思適齋刻

款爲澣意軒重刊併取澗翁原序戈跋及袁張鈕諸印削去殊爲可惜余特識之使後人知此本重刻之原委云

宋人引一切經音義

知不足齋刊趙令時候鯖錄內有一條云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欄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鉤欄是也夾注沙門玄應撰五字鮑氏校云案注似誤余按侯鯖錄此條是引唐沙門元應所撰一切經音義元應本書欄楯二字是正文王逸注云以下三語是引逸楚辭注惟縱曰欄作縱曰檻欄楯殿上以下三語其上本有案字是元應案詞然

則侯鯖錄此條首尾當有一切經音義字不知何時脫去故但存此夾注也元應此書向少傳本乾隆丙午武進莊刺史所從釋藏中蒐出校訂刊行其序謂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然趙德麟書已有此條可見宋人已曾引之特未若今之視同儒家小學書耳余復考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鏡注中所引有應法師音錢辛楣先生謂卽元應是書又東坡集贈章默詩棄身尸陀林王注趙次公曰按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曰尸陀林此言寒林云云以上二條亦遼宋人引用元應書之證

鈔輯史記正義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撰史記正義三十卷於音訓地理尤爲詳析計其體裁當必標字列注亦如索隱之例自後人取以散入史記本文下索隱尚有單行本傳世爲毛晉重刻北宋秘書板正義則絕無傳本至前明監本史記采附裴駟司馬貞所釋之後更多刪削失其本旨僅賴吾吳王文恪公家刊本猶見其全顧近來此書亦尠書估索值頗昂寒士幾無由得讀矣木瀆談怡泉布衣師吉家貧好學與沈小宛孝廉欽韓游深知讀書門徑曾仿索隱例每條各立標題摘錄正義原文於下王板史記之外並博考他書所引爲之補漏訂訛手鈔成帙於是守節所著燦然復爲完書惜無有力者爲之付梓旋亦物故

其鈔本後歸王君亮生塾亮生設藝海堂書肆於閬門有志搜羅前人未傳之書校刊以惠後學此書方謀鉸板期與索隱並傳乃未幾亦謝世其後人不深於此道事遂輟役余恐談君是編不免久而湮沒虛負其一番采輯苦心也

史通削繁序誤

河間紀文達公有史通削繁一書刪去劉子元原文之冗漫紕繆者排比相屬以便學者誦覽誠爲善本道光年間鉸板粵東自序謂昔郭象注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余按全謝山鮎埼亭集中述張南漪語曰嚴君平本姓莊氏道德指

歸篇中所稱莊子皆君平自稱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以補王厚齋之漏蓋困學紀聞曾載莊子逸文故潛邱補之也然則文達自序尙沿潛邱誤解其謂郭象刪節莊子書者亦由誤沿閻說而爲想當然之詞耳

丙丁龜鑑有所本

宋高宗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江山柴仲山望先於嘉熙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奏名至是聞詔乃撰丙丁龜鑑十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一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年丁未上下一千二百六十年爲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吉凶禍福於前指其治亂得失於後書成上之忤時相意詔下府獄逮詰

幾不免大尹尙書趙節齋疏救得放歸田里諸友祖道湧金門
外靈芝寺望留別詩所謂見妻還指張儀舌痛國誰憐賈誼書
者也余考丙丁之說非創於望實發之洪景廬容齋五筆第十
卷末有丙午丁未一條謂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
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乃自高祖
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始歷數至孝宗高宗熙丁未高宗上仙大抵
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云云望之上書後於容齋之沒且四十
餘年必平時嘗見洪氏所言因鋪敘其事成十卷之書惟從漢
溯原於周而下以後漢爲斷限此爲稍變其例於宋室本朝之
事置之不敢斥言可謂慎矣乃容齋顯論本朝而竟無事望則

避不敢言而反得禍者蓋私撰於一室與入告於在廷其勢固殊非獨所遭有幸有不幸也我朝王阮亭司寇述陰陽家語謂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當考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應以續二書之後其說見池北偶談然元人所續今未見傳本漁洋雜著甚多亦未見有此書傳世殆晚年有是說而未經創稟歟

辨明史紀事本末非竊書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谷應泰撰四庫提要採邵廷采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

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雖多惟談遷
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云云顧
舊傳應泰有竊書之謗孫氏讀書脞錄述姚際恆語云明史紀
事本末本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後爲某以計取攘爲己書其事
後總論一篇乃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始知其說起
於姚立方庸言錄所謂某者卽指應泰惟海昌與張岱里籍不
符孫氏謂此說不知所據吳曉鍾鍾霖曰家赤溪先生浩然堂集有荅陸麗京書稱谷使君撰紀事
本末聘麗京爲幕下客麗京又薦某某不敢受使君至近時陸
之聘隨使附繳云云則麗京撰總論之說殊非虛語定圖教授以湣冷廬雜識中儕諸虞預竊王隱晉書郭象竊向
秀莊子注之列而云張岱石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

本末與戴東原直隸河渠書爲王履泰冒名改作畿輔安瀾志者並舉蓋卽本之姚說而參以提要所云也然余嘗見鄭陸畦今水學略例內一條云曩從朱竹垞先生游一日語予曰吳興經史學稱極盛六朝唐宋元明說經者林立廿一史中撰本居三明史槩亦不媿作者谷氏紀事本末徐蘓村著原注名偉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蘓村諸生時爲谷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蘓村得脫然幸矣余謂竹垞與徐谷同時能指實其人其事自必見聞甚確不作無稽之談且陸畦亦非輕信人言之人雷甘谿浚曰按國史文苑傳稿應泰嘗授浙江提學僉事所拔多一時名俊徐籍德清宜有識拔之事此言自非妄言妄聽也視姚漫指爲海昌士人及亡後計取者不同是此書之撰

自徐倬而非張岱得由報贖而非竊冒似可信矣至遺民傳所云谷購張書亦非虛語蓋由應泰初思輯紀事一書蘋村聞之而知所以報卽託谷名購張書爲藍本纂成紀事以獻應泰受之乃聘麗京撰論鉅本故世但傳應泰之購書輯史而不知有蘋村然則提要但聞其始事所言者應泰撰書之本計竹垞及見其終事所言者應泰得書之實跡也第私撰受累事竹垞未及詳言提要亦不著一語此當更從昔人紀載中求之

廿二史感應錄采張悌事

吾郡彭氏嘗輯刊廿二史感應錄一書蓋取諸史列傳所載果報顯著者編纂而成其例於正文之外兼采史注亦間附以己

意評論使人於千百載善惡殃慶之跡一覽可知川資鑑戒意甚美也惟中采三國志孫皓傳注松陽人柳榮生魂至天門見人縛軍師張悌是日悌遂戰死一事此條必應刪去按吳錄雖稱悌希合時趣將護左右爲清流所譏然細核生平無大過惡且當率師禦敵之時慷慨渡江誓殉社稷及夫兵敗諸葛靚牽與俱遁堅卻不去遂爲晉軍所殺跡其兇危授命大義凜然當亦志士仁人所亟宜褒取裴注引搜神記所云於感應無關已無庸論卽就其事而言將使草間偷活者轉得藉口謂凡彼臨陣捐軀之士俱屬上千天戮之人其何以教忠而勵節哉士君子讀書於是非去取之間皆當爲世道人心計矧事徵史傳義

在勸懲尤未可苟焉已也嘗讀文選陸機辨亡論上有云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李善卽引襄陽記張悌死節事注之可見前賢早以忠烈許悌矣

劫灰錄補注跋并換人辨

崑山李香引文學蓀以所輯劫灰錄補注示我是錄載殘明桂藩在兩粵黔滇諸事原注仿三國志裴注例隨文補所未及而闕誤尙多香引熟於明末遺聞爲之推廣而加以考證所增多至數倍亦間有刪雜繁蕪處余旣爲題跋并作換人辨將以復之而香引老病遽逝不及見存此以諗後之讀是錄者

彭仲山無近名

齋文鈔二編有李君傳誤其號作引香當改正

跋云香翁爲此錄補注增刪訂正誠爲有功如注中辨桂恭王之有五子紀魯監國之沒於壬寅年皆有裨於正史惟於每卷原題殉國諸臣事考輒改爲某地諸人事考殊未思錄中有傳者止此殉國十餘人不能徧及其餘故爲標舉如此以示限斷改之則失本書命意又原注補注未能分列明晰而補注所引稗史亦未著書名不無微憾余嘗以舊本校勘原注旣一一標明補注引用諸書則無從徧考矣至卷首作者姓名題爲馮甦自跋謂說本尤西堂余有文辨其未確特以是書爲香翁已成之緒不欲紛更故仍其舊款錄副而附所辨於左以資考證焉

辨云襲見舊本劫灰錄六卷不著撰人姓名但題珠江寓舫
偶寄六字第一卷爲永曆紀自第二卷至第六卷卷首分標
殉國諸臣事考一二三四五字而於卷尾各注以上粵東西
川貴滇等字二卷爲何騰蛟堵允錫三卷爲瞿式耜四卷爲
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李元允五卷爲王祥楊展六卷爲楊
畏知沐天波李定國此其卷目大略也紀傳中仿裴松之注
三國志例間系注語以補錄所不及似卽出撰人一手前有
自序云秣馬金闕之歌比干雪涕生棘銅駝之歎索靖傷心
正月冠春王大統不因偏安改其例乾侯書公在乘輿豈以
遠狩貶其文僕雖不才固嘗侍從蘭臺校藜天祿旣而遁跡

空山寄情雲壑憫宗社之云亡撫遺聞於掌故分爲六卷輯成一編仰法塵經希風狐史云爾壬申秋杪珠江舊史氏識
詳其語意似在永歷時曾爲館閣臣而變後隱逸者近時崑山李香引文學偶見是書別本無自序者謂其所紀簡要得實間有沿誤不明晰處注文則繁簡失當爲之參訂刪補所增比原注多至數倍因九西堂嘗稱是書爲少司寇馮蒿庵所著遂於每卷前珠江寓舫偶寄上各加臨海馮甦四字自爲跋語示余余謂是書原有自序所言出處及著書之意與蒿庵生平大相逕庭且考四庫全書雜史類有見聞隨筆二卷爲國朝馮甦撰提要稱其首載李自成張獻忠傳次

敘永明王竊號始末及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張同敞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李元允李乾德楊展王祥皮熊楊畏知沐天波李定國十五人傳時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官雲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撫所記憶述爲此編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大略取裁於此云云觀隨筆一書大段與劫灰錄相近惟增入張李二寇及張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跡劫灰錄均已散見諸臣傳中頗疑蒿庵卽取珠江舊史之書爲藍本增刪而成隨筆上之總裁西堂當日同在史館得見此書後又見劫灰錄因其紀載略同遂亦指爲蒿庵所作而香引則未知蒿庵之有見聞隨筆又未見舊本劫灰錄之

白序故墨守西堂之言竟以劫灰錄爲馮箸矣今本劫灰錄中稱我朝大兵等字當是後人所改或仍見聞隨筆之文非復珠江寓舫舊本而猶留永厯紀三字爲改易未盡之痕跡是其明證使是書果出蒿庵之手 本朝臣子編明事以呈

史局尙敢於永厯舉其年號加以紀字乎且蒿庵既有見聞隨筆又何取屋下架屋而別撰此劫灰錄乎是又可信劫灰錄之必非馮箸矣然則劫灰錄畢竟何人所作余疑是當時方密之錢飲光一輩人手筆蓋方錢二公皆能文喜著書密之在崇禎時曾官翰林永厯時曾爲大學士未幾卽爲僧去而在粵東最久飲光則永厯三年十二月臨軒親試授翰林

院庶吉士名在第二嚴起恆稱其有制誥才請改編修管制
誥見所撰明末野史永歷紀事篇中劫灰錄補注曾載之特
引誤本改其名錢秉鑑爲錢東錫耳潘磨生鍾瑞曰錢秉鑑
尚有所知錄每紀一事
後輒賦一詩阮圓海之走死仙霞嶺賦髯絕行一篇九妙昔亦手鈔一過今久失去杳不省記矣此與舊本
自序之語稍合卽非二公所作大約不離乎是時一二舊臣
者近是惟自序末題壬申秋杪爲康熙三十一年已在明史
開局蒿庵上書之後此或壬申二字爲壬寅傳寫之誤壬寅
爲康熙元年是年四月永歷畢命滇南六月李定國亦卒天
南殘局至是遂完因於秋杪成是書庶幾於情事相近所惜
香引久歸道山不得起而與之相質也

吳許公奏議

宋南渡後宰輔不乏賢者如吳履齋生平尤爲純白無疵惜末
路阨於賈似道貶謫循州以歿論者惜之仁和胡心耘珽示我
鈔本吳許公奏議四卷凡六十三篇始紹定四年終景定三年
卷末有臨終謝表首尾三十五年不出理宗一朝所言皆中外
故以公卒年爲斷大計反覆詳明可見公愛君憂國譽謬不阿風概按公有履齋
遺集四卷爲明末宣城梅鼎祚所輯詩詞雜文四庫館已著
錄提要謂宋史本傳所載諸疏不見集中已多散佚今觀此書
諸疏具在卷首序文二篇不著撰人名氏據所言知前序爲公
鄉人後序爲公後裔又知此書在國初時曾經裔孫所謂汝

州君者付梓詳前序中第四卷尾謝表一篇卽從梅氏所編遺集錄載目錄謝表下注明適當日 四庫館開無人采進何歟或者汝州雖梓而未能廣布以此仍湮沒不彰耳此本卽從汝州刻本傳鈔爲金陵朱述之司馬緒會所藏心耘借歸錄副屬校爲言司馬白下故廬燬於癸丑二月之變藏書十餘萬卷悉成灰燼此書獨留杭州行篋幸而得存豈非公忠直之氣鬱久必伸天爲愛惜護持以待後來之傳播哉

山谷宜州家乘非原本

鮑氏知不足齋刻山谷宜州家乘前有范寥信中序文自言崇寧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翼日謁先生于僦舍自此日奉

秋夏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樓跬步不相舍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其後事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倉猝爲人持去紹興癸丑忽有友錄寄因鏤板以傳云云家乘中記其始見及同游之事悉合費袞梁谿漫志則載寥在南徐翟公巽家潛攜其父几筵白金器皿逸去逕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寥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而羅大經鶴林玉露乃云山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作家乘爲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有得以獻者史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贐行據此則此本出在

范寥既刻之後考今本家乘中崇寧四年正月朔卽有元明白
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之語二月十日又云唐次公自
柳州來前後皆同遊數日次公疑卽是鶴林玉露之唐生惟二
月以後不復見其名鮑氏跋謂唐卽范之傳訛語甚含糊至明
人刻山谷集其年譜中亦載范寥相訪及同住南樓事似卽本
之家乘而附刻周季鳳所爲別傳則云初謫宜州與零陵蔣漳
友善按零陵卽永州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漳曰陪杖履疾革漳往
見之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漳爲棺斂送歸此與家
乘序中之言大異與鶴林玉露亦不合又近時新化鄧顯鶴增
輯楚寶一書楚寶原書明末湘潭周聖楷所纂獨行門有蔣漳傳載漳侍送山

谷事與別傳同且及其後來從游鄒志完一事其人決非漫無徵信者而按諸家乘則自乙酉正月朔至八月二十九日止每日所書絕不見蔣澤姓名不知何故

家乘中自五月二十四日全闕

夫別傳無寥與唐生名或由未覩家乘之故寥序刻家乘而自其三月到宜之後略不齒及唐蔣二人名其中不能無疑蓋寥本傾險之士細味其序文前後諸語及以竊逃翟氏銀器事揣之家乘之失當卽寥所藏匿而託言他人持去其藏匿者正爲作計削去唐蔣之名獨攘其美故事閱三十年又託言友人錄寄而刊板曰錄寄明非原本此以避時人索閱山谷手書且可意爲粉飾爭名之心至此可謂極巧而亦極苦矣獨念後歸黃伯

庸之原本不知今尙在人間否果能一覩則范唐蔣三人事不難曉然明白亦考古者之一快也而惜乎不可得也

附論周聖楷輯楚寶

周聖楷字伯孔湘潭人崇禎辛巳輯楚寶成紀載楚地先哲事實人各一傳頗多遺聞逸事晉江蔡忠烈公道憲時宦楚爲作序極相推重至以奇士目之 本朝四庫館收入存目云其書分二十五門今按原書實二十六門蓋提要偶遺其名將一門也新化鄧湘皋顯鶴重校刊於道光九年別爲考異增輯附在各卷之後并補其有目無傳者數人又取列仙名釋祖燈三門列之外篇以明所寶之不在是體例頗嚴可謂聖楷之功臣矣

但余考王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聞之王教授岱云楊武陵奪

情事其父客嚴首昇周聖楷輩爲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岱亦湘

潭人卽與校楚寶者

首昇字平子華客人亦見楚寶卷首原校姓氏中

所言似非無據

又云聖楷有才名後爲獻賊僞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
卒爲獻賊所殺然則聖楷始乃傾危之士後直叛逆之徒其人
不足論其所纂之書更何足重蔡公品題之誤尙在事前所謂
君子可欺以方若鄧氏於其編列祖燈一門論謂作者生當劫
運欲借逃禪爲避世之計尋其意指良可哀憫無乃愛而忘其
醜乎今楚寶帙尾附錄劉元熙所撰周伯孔辨力言其無降賊
事以史宗堯郭金臺所修邑志及秦文超讀伯孔詩集詩爲證

謂被殺爲不屈於賊姑存其說俟考

陸放翁家訓署年誤

鮑氏叢書刻放翁家訓一卷書中稱吾年已八十故所言皆囑付其子身後之事而其前小引署名處則作乾道四年書考宋史本傳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陳氏書錄解題則謂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以集中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之句證之則陳說爲得其實由嘉定三年庚午八十六溯至八十作家訓時是在嘉泰四年甲子若乾道四年戊子是時放翁止四十四歲也蓋放翁家訓前明吾家文莊公水東日記已載之稱其元題曰太史公緒訓署年卽作乾道四年五月十

三日鮑氏刻此似卽從水東日記錄人未能審校故署年尙仍舊誤不改耳

亭林年譜有沿誤處

亭林先生年譜一卷道光癸卯平定張石州明經穆據車秋舫徐星伯所輯兩本參合而成曾攜藁至山東江南蒐得遺事詩文尺牘甚多用以辨正增益洵爲精博徐譜未刻余未見就車譜所載石州尙閒有沿誤未爲改正者如順治十四年丁酉紀先生年四十五歲至濟南與張稷若定交

原注稷若名爾岐爲號蒿庵濟陽諸生

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序余按亭林詩集有過張貢士爾岐一律起句云緇帷白室觀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落句云竊喜得

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味其詞意皆似初見時語而其詩編在旃蒙單閼閏五月十日之後故詩中又有濟水夏寒清見底之語則是作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其非丁酉年定交可知且車譜於丁酉年注亦自引長山劉果庵孔懷所作蒿庵集序云癸丑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甯人在座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邱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君乎甯人頷之觀此知不獨果庵始識蒿庵卽亭林亦似初會晤者故蒿庵以十年前所見古易序問之按此序今不見於亭林文集及餘集自癸丑八月相識後至乙卯夏已越兩載始行過訪賦詩以贈特作歎美喜幸之詞益可證其非丁酉年定交也至作序之不在丁酉年

更有顯然可見者蒿庵自序儀禮鄭注句讀言此書成於庚戌年而劉果庵於癸丑夏見蒿庵集內此序尙自標爲儀禮鄭注節釋至甲寅夏以手錄此書屬其參訂始易名爲儀禮鄭注句讀則亭林撰序必更在劉序之後安得移之蒿庵未成此書以前十餘年乎石州仍車氏之誤不改未免少疏矣又年譜後附全謝山所撰亭林先生神道表有云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石州案語謂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蓋誤以藜洲之事例之余謂亭林集中有寄次耕時被薦在燕詩云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其登爲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謝山是用此詩語意

非無根杜撰未可竟訾其誤他若陳生芳績據亭林餘集陳君志銘乃處士鼎和之孫而石州誤以爲子亦宜改正石州此譜爲二百年來僅有之作余非敢吹垢索瘢正以其大體旣醇更願爲去微瑕以歸粹美耳

陳夫人年譜

瞿忠宣公之孫昌文嘗爲其母陳夫人撰年譜一帙蓋以尊人

伯升

吳曉鍾鈔森曰復社姓氏錄作伯聲

欲紓家難勉爲韜晦順時而鼎革之際

家門多故實賴陳夫人內外措持故私撰此譜以表母德而紀世變其中頗多忠宣軼事十餘年前從常熟許伯緘丈廷誥處見其摘鈔本緘翁云原本爲海虞某氏所藏極爲秘密惜爾時

未向臧翁借錄近從許氏後人問之則并摘鈔本不可得見矣
譜中所載略憶二事一爲忠宣明末家居時添建廂樓本無後
戶館客楊碩甫通術數於壁間開一門通別室題曰留汝一門
國變後瞿氏克保竟應其言一爲錢宗伯與瞿氏聯姻實出宗
伯之母顧太夫人意云瞿某爲汝事去官須聯之以敦世好後
行聘時柳姬欲瞿回禮與正室陳夫人同而瞿僅等之孺節之
生母柳因蓄怒至乙酉後宗伯已納款忠宣方在桂林拒命柳
遂唆錢請離婚其餘逸事尙多惜不勝記矣考之往古婦人未
有以年譜傳者昌文此作不知所本似是創例曩見趙收庵司
馬亦有生齋集中有陸母林太孺人年譜序述其子繼輅語云

婦人之有年譜遠無可徵惟乾隆初博野尹公會一嘗爲其母李太夫人作年譜而桐城方侍郎苞序之謹援以爲請而趙君序中亦有太孺人之賢同於尹母就使無前例猶將序而傳之以附不朽矧事固有因而非創云云然則陸與趙皆未知尹母之前先有陳夫人之年譜卽方侍郎當亦未之知也

柳邊紀畧

楊大瓢之省親甯古塔也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冬往次年庚午春歸歸後十餘年撰柳邊紀畧五卷書旣成序之者成都費密松陵潘耒侯官林侗北平王源皆一時名宿或稱其於金元遺跡與明時設立奴兒千都司領轄部落種族諸事風俗物產

語言嗜好靡所不記或稱其於山川形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部落莫不詳稽備載瞭如指掌或稱其爲郭海岳盧龍塞畧後不可無之作或稱其導人安城先生爲守將所尊禮其鄉化之如管幼安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爲重而非屑屑於殊方間見以爲名諸序所言義各有當則其書記載之善可知矣最後系以自序述作書緣起節錄其畧云余年十三離先子奉先王母於江澗間喪葬訖年已四十矣然後出塞居未數月又以事遣歸供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尙何心求置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迨後先子卽世歸葬中原回念耳目之所聞見有宜書者衛所之設雖自成宣英三朝然中

原無往者傳聞多不詳如長白山在甯古塔南舊圖皆畫於其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而大明一統志則云八十里如此舛謬者甚多更有求其舛謬而不可得者一宜書先子謫居久變其國俗不異於管甯王烈之居東甯古塔至今悲思之二宜書邊內郡縣既有志矣邊以外不設郡縣無志又無他所記載如松漠紀聞者而余適過之三宜書文字雖無而余所遇老兵宿將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見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將是卽其地之獻也而余亦得聞其言於先子四宜書泉甘土肥物產如參貂非中國有楛矢白孔子後誰復能辨之地又在遼東三衛外可城郭非他羈縻者可比五宜書夫地

在異國雖不宜書好事者猶將書之況有此五宜書予又安敢不書此柳邊紀畧之所由作也柳邊者插柳條爲邊猶古之種榆爲塞而以之名其書者以柳邊爲雷古塔境也若黑龍江則附雷古塔者也亦得書奉天則補其志之缺者也亦牽連書之而省覲之詩附焉觀其所自敘大瓢真一代有心人哉而百餘年來未見有刻本流傳故爲錄藏而記之

雷古塔紀畧

與大瓢同時有吳漢槎之子振臣撰雷古塔紀畧一卷志其父出塞入塞顛末亦及其地之山川城郭物產土風而不如柳邊紀畧之詳備書中稱其父順治丁酉秋獲雋變起蕭牆橫被誣

陷以戊戌八月赴戍墮古塔其母葛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視其祖燕勒公哀而壯之爲料理行計庚子冬自吳江起行辛丑二月五日到戍所振臣以康熙三年甲辰十月生於墮古塔至辛酉十八歲乃隨父歸書則著於六十年辛丑時其齒已五十有八矣振臣之歸在大瓢出塞之前數載而其著書反在大瓢之後楊書成於丁亥年見林侗序所紀視大瓢僅得二三蓋童年閱歷未知延訪衰齡撰述又不免遺忘人事所限固無怪其然耳至漢槎賜環之事振臣言同社諸公如宋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衛固不忘故舊而其中足趼舌敝以成茲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又言泊乎長白山賦入

天心嗟歎溫詔下頒卷首張尙瑗序亦言漢槎秋笈集崑山司
寇公爲刊行更以所著長白山賦進呈御覽並輦下諸故人
大僚醢貲代贖遂得以辛酉入塞歸甫四原鈔四下一字漫滅不知是年是月疾
卒舊傳漢槎歸後卽歿或云在京或云在途溺水其說不一今
觀紀畧祇云文人薄命溘焉捐館未著何年何地而張序則已
明言歸後疾卒又大瓢書中記漢槎還病且死猶思食甯古塔
所居籬下蘑菇則非在途溺水可信惟大馮三兄振臣但言壬
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迄未詳其里籍名字也

訂舊聞證誤之誤

宋史藝文志載李心傳舊聞證誤十五卷今四庫館從永樂

大典采輯一百四十餘條纂成四卷此書專爲訂正諸家紀載
駁誤而作大有裨於史學然心傳徵引辨論亦間有舛錯特爲
記出以俟攷古者論列焉如所舉曲洧舊聞王文正李文定俱
秉政文定曰外甯必有內憂云云心傳按語謂契丹講和在景
德元年後十二年李公始自陝西入翰林爲學士此事當指李
文靖而次條於闕書真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
靖公曰和親何如云云心傳又謂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
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余考文靖薨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
二月和議決爲時雖非久固不及發此言據東都事略此言乃
文靖平曰與文正所論非爲和親而發則得之矣惜心傳未見

及此也又如所舉

關書名

章郇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云云心傳

謂據國史章文獻景祐三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

元年拜相未嘗爲參政余考宋史章得象初謚文憲後改文簡

此作文獻或是後人傳寫因憲獻音同而譌然心傳本不應舍

改定之謚而稱其初謚也

以上

又如所舉

關書名

唐子方言文潞

公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皆在樞密使龐籍以使相在殿

旁聞語高亦登對叱介下殿云云余考東都事略唐介傳叱介

下殿者爲樞密副使梁適而非龐籍心傳未論及此一節辨其

是非也

以上

又如所舉

關書名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

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心傳謂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

此始罷之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宇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
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余考宋史改元政
和在前重和在後又政和無八年其八年卽重和元年亦不應
先九月而後及二月五月心傳於此亦不免錯訛淺亂也以上
又如所舉名關書高麗歷曰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記壬
戌改皇統辛未改天德云云心傳謂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
稱皇統元年而王太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逆數
之當以十一年按此指紹興十一年卽辛酉歲改元爲正余謂皇統改元之在
辛酉證誤旣訂正矣至天德之改元乃在己巳十二月卽皇統
九年海陵篡位而改此云辛未者殊誤心傳尙未及訂正也

讀書敏求記校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四卷初爲雍正四年趙孟升刻後有曹一士跋繼爲乾隆十年沈尙傑取趙本翻刻卽今通行本也聞我郡黃氏士禮居藏有遵王原鈔本頗精近見袁綬階貝簡香各依鈔本影校於刻本始知刻本脫誤甚多且少著錄書二十餘種亦有刻本有而鈔本無及所收部類互異者疑趙氏所刊乃初稿而非定本至其中脫文譌字或由傳寫舛疏沈刻序文雖云重加讐校實承訛襲謬漫然翻板而已 四庫提要深譏遵王編次無法品隲多訛故僅列之存目中然又謂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旣博辨別尤精但以板本而論亦可

謂之賞鑑家則仍未嘗不節取之百餘年來嗜古籍者稱道此書弗置良有由矣黃氏藏書已散鈔本不知歸于誰氏袁校本昔在我友程孟華孝廉嶺梅蠅隱廬貝校本爲余所得曾與孟華約他日當謀同校刻之則舊刻本可廢亦藝林快事也今孟華久歸道山書室且經回祿藏編亦不可問因取所校各目附錄於此庶使後來未覩校本者有所考見云

刻本無鈔本有者

經部

孟子節文七卷

董彝四書經疑

問對八卷

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丁度集韻十卷

禮

部韻畧五卷

毛晃增修禮部韻畧五卷

史部

曾先之十

八史畧二卷

李文子蜀鑑十卷

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

十五卷 宋濂浦陽人物記二卷 九邊圖論一卷 子部

鮑雲龍天原發微五卷 李逸民棋譜二卷 宋伯仁梅花

喜神譜二卷 集部 三孔清江文集三十卷 王灼頤堂集

五卷 危素說學齋集三十卷 左克明古樂府十卷 張

炎詞源二卷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 長 詞二卷

此目鈔本原爛缺校本依之

刻本有鈔本無者 經部 周易十卷 京氏易傳三卷 關

氏易傳二卷 慈湖書二十卷 蘇東坡易解九卷 毛詩

鄭氏箋二十卷 成伯瑜毛詩指說一卷 陸洵春秋微旨

三卷 陳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 子部 白猿經一卷 錢氏原注

云此偽書
不必存

集部

歲寒堂詩話一卷

西清詩話三卷

娛

書堂詩話四卷

艇齋詩話一卷

蓮堂詩話二卷

優古

堂詩話一卷

後邨詩話二卷

天廚禁脔三卷

詩學禁

脔一卷

詩林要語一卷

詩法拾英一卷

松石軒詩一

卷

刻本鈔本部類互異者

刻本經部小學類內郭璞注爾雅

三卷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博雅十卷鈔本在經類

刻本

經部禮樂類內朱長文琴史六卷太音大全五卷臞仙琴阮

啟蒙譜一卷鈔本在史部器用類

刻本子部雜家類碧雞

漫志五卷鈔本在集部詞類

刻本子部太乙類太乙星書

二卷鈔本在星命類

兩浙金石志之名

阮文達公撫浙時輯刊兩浙金石志瞿木夫藩掾中溶嘗論之云兩浙路之名起於北宋至南宋又分爲東西二路其時蘇常鎮三府屬縣皆隸兩浙西路松江惟華亭一縣屬嘉興府亦隸焉則名以兩浙而但就今浙江一省錄之似非體裁又收吳寶鼎磚據竹垞云得於吳之小雁嶺又吳越王投龍簡得於洞庭山既不載江蘇金石此二種亦不應闕入明王文恪公作蘇州府志以姑蘇爲名楊君謙猶以居今之世不應用古名非之木夫此說見其年譜中正與君謙先後同符文達如知亦應首肯

也鈕琇觚賸續編引屈翁山論嶺南文獻一書嶺南之稱未當謂唐分天下爲十道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爲東乎爲西乎改爲此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此正足證木夫所論惟鈕氏以楊君謙議姑蘇志之名屬之吳梅村則亦誤

章實齋修志體裁之善

會稽章學誠乾隆中進士以績學能文負重名余曾見其所修永清縣志思精體大深得史裁如職官選舉有表年經事緯先後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而勸睦姻輿地水道有圖開方計里形勢瞭如又有建置圖但詳制度而略景物至於列女傳尤極匠心慘淡爲之但有一節可書片言爲則無不描摹警欬

刻畫儀容欲慰飲冰茹蘗之貞特改列名注略之陋若夫闕訪有傳防猥濫也卽以待參稽前志有傳明淵源也卽以維廢墜其體裁皆足爲後來修志家取法各序因志例而推論史例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劉子元史通一編獨擅千古斯人可爲繼聲矣惜是書南方甚不易覩故追憶其梗槩識之王君亮生言其所修和州志體例較此又變而亦極精善蓋志家固有因地制宜之道非可以一格拘也

綠珠傳附田六出事

曩見舒鐵雲丈瓶水齋集中有詠田六尺一首是和宋鵬若觀察作並錄原序云晉愍懷太子妃王進賢遭石勒亂掠渡孟津

勒逼之怒罵不辱投水死田六尺妃之婢也曰大旣如此小亦
宜然亦赴水死按此婢貞烈當附太子妃傳後而晉書遺之未
載原序亦未著所本何書近見胡氏琳琅秘室叢書所刻綠珠
傳附紀此事云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云
云綠珠傳馬氏經籍考謂宋史官樂史撰方知宋公所詠本此
此事應在十八家晉史中宋或尙有傳本故樂子正見而引
之其名六出意在取喻雪花不知宋序何以改作六尺蓋此傳
向無刻本傳鈔容有異同卽如六出不著其姓頗疑曰字本是
田字因失中豎而誤耳但考晉書如本傳祇稱妃字惠風此傳
云進賢或是其名又本傳稱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

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遂被害此傳則以爲遭石勒投水死其事各異豈石勒先破王衍妃本已離婚歸王氏隨父出走而被掠晉書乃誤勒爲曜歟存此亦足備讀史者參考

虞山妖亂志撰人

虞山妖亂志三卷紀奸民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二人事也卷首借翁太常憲祥家內亂事作緣起中間復夾敘錢裔肅朱國弼鄭鄭三人事端緒繁而能晰章法井然錢瞿朱鄭之事大略與明史諸傳合惜作者姓名不著惟下卷末總論自稱南村野人而已余考乾隆蘇州府志錢謙益傳後附記有考及馮舒海虞妖亂志之語應卽是此一書按舒字已蒼常熟人詩人班

之兄府志於其父復京附傳中稱舒幼承家學肆力經史百家則其能文可知此志中事舒亦牽涉是其所撰當可信或疑舒在順治初被人搆於邑令瞿四達陷獄死府志亦載其事而此志總論云此時先後幾四十年或得之親炙或傳諸親友計錢瞿之事在崇禎十年距舒之死祇數年與四十年之語不符是以府志藝文門但載舒他書而不列此書名目則又似非出舒手箸余謂詳繹總論所云先後幾四十年者應從翁氏家亂初萌說起尙在萬厯丙辰太常歿前數載順數至順治初正近四十年之數平時得聞翁氏遺事以云傳諸親友錢瞿事起以素交力爲排解且相從入都下獄賴錢瞿揭辨而免得之親炙亦

不謬舒本善屬文故敘次大有章法然則此志爲舒所撰又何疑乎

續從友人借得已蒼所著默庵遺稿卷首載邑志文苑傳稱已蒼著述中有海虞妖亂志二卷是此志確爲馮撰惟傳文訛三卷爲二耳遺稿內北征集自序云丁丑年余邑錢侍郎瞿給事爲奸民所誣當軸者持之奉旨至京究質余以知交亦牽連及焉兩公以先春行余以孟冬從而後抵燕入錦衣獄移刑部兩奉旨得免議歸其抵家則戊寅之五月也所敘述皆與此志合其詳悉顛末而筆爲遺聞宜矣惟書名虞山應改海虞以從其舊至郡志藝文不載此書或以妖亂字爲嫌削之歟震澤吳曉

鉦茂才有此志跋語併記于此云初學集有丁丑獄記一篇辭多支飾不足盡信至以狡詐之周應璧比于陸續貫高其誣甚矣志稱應璧杖時吳孟明賄役令輕其杖未知何故疑亦牧翁所爲以報其投揭緩獄之恩也撫甯三疏實應璧代作而志謂其不識字又曰作詩諷撫甯未免自相矛盾耳是書筆法峭健頗似龍門惟卷末總收獨遺顧象泰殆是案中人後已蒼死者僅牧翁與此人而已

列朝詩聞集香奩下有羽素蘭列于薛素素楊宛之間小傳稱其出自蘭綺歸于戚施風流放誕卒以殺身明詩綜妓女羽孺小傳云孺字素蘭一字靜和常熟人生不識姓善音律推律得

羽聲遂爲氏後爲人所殺有詩集及觀此志乃悟此人卽志中翁氏女孺安之化身蓋孺安頗有詩名二家欲采之而惡其淫蕩難儕閨閣故竟列之妓女中而隱約言其家世名氏俟後人參考得之揆厥生平亦安得議秉筆者之刻薄哉又此志謂撫甯侯朱國弼者故靖難功臣苗裔也按明史功臣世表撫甯伯朱謙景泰元年九月封天順元年追封侯子孫世襲謙本傳稱其由禦寇功得封國弼爲其六世孫志蓋誤以爲朱能之後耳國弼崇禎十一年正月削爵世表雖未紀其故以此志核之知卽因劾烏程得譴也